



喜

葫寄塵著

這就是昨天
來的王先生

第十一回上 兩口合來剛是呂



第十一回下 長鬚剪去便成仙





第二集目次

- | | |
|------|--|
| 第十一回 | 兩口合來剛是呂……長鬚翦去便成仙 |
| 第十二回 | 人生九事盡成問題……愛情三角勝過牛羊 |
| 第十三回 | 雌貓相思演員得意……金魚浴美看客受窘 |
| 第十四回 | 覽贈品畫師寓深意……看題名家弄玄虛 |
| 第十五回 | 爭辨白鑿博士銜……發揮紅樓人種論 |
| 第十六回 | 提倡學生殺先生……主張報紙代書籍 |
| 第十七回 | 萬里結婚兩邊行禮……四字演說努力做人 |
| 第十八回 | 以國嫁人作媒失敗……將妻公世賴婚有辭 |
| 第十九回 | 家庭中造謠解頤……清明時題詩罰跪
約赴聚餐乘興同來……暢談貢獻盡歡而散 |
| 第二十回 | |



第十一回 兩口合來剛是呂 長鬚翦去便成仙

話說第二天午後黃益齋果然來訪我。只見他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。穿得一身的洋裝。爲人很漂亮。他昨天來過我家。女僕是認識他的。女僕對我說道。這就是昨天來的黃先生。我忙招呼他。黃益齋也道。這位就是任君先生。麼久仰。久仰我道。昨天黃先生來我適不在家。抱歉得很。不知黃先生有何見教。黃益齋道。有一點小事和先生商量。請先生提倡。提倡不知如何。我道。甚麼事。黃益齋道。這是一件關於公益的事。請先生不要見笑。我道。既然是事關公益。何敢見笑。你只管說。黃益齋還是遲疑了一回。而後說道。我們現在有幾個朋友想組織一個會。名叫呂仙會……我忙插言道。是不是扶乩。黃益齋好像是不懂的樣子。問道。先生說甚麼。我道。不是扶乩。黃益齋還是不懂。默默的不作一聲。我道。黃先生。你所說的呂



仙。是不是呂洞賓。黃益齋才恍然大悟道。哦。原來如此。是先生誤會了。先生且聽我解釋。呂仙並不是呂洞賓。是取拆字法。將一個呂字拆成兩個口字。我道。如此說來。豈非也要將一仙字拆成山人二字麼。黃益齋道。不是兩個口字連在一起。意思就是接吻。呂仙就是愛神的意思。一個仙字。用不着再拆開來了。老實說一句。呂仙會就是接吻會。我道。原來如此。像我這樣樸質的人。恐怕沒有人歡迎。不敢加入。黃益齋笑道。先生。我的話還沒有說完。我們這個會宗旨很純正的。並沒有肉感的關係。我大笑道。黃先生未免說笑話。接吻不是肉感。甚麼是肉感。一定要……我還沒說完。黃益齋把我的話翦斷道。先生。你聽我說。我們是利用有形電話。使天下有情人。隔開幾十里幾百里。一面打電話。一面可以看見說話的人。同時。如要接吻。就可以接吻。畢竟是鏡中人。何嘗是真的呢。我道。這個法子。



到也不差。但是何必要組織一個會呢。黃益齋道。我們不得不組織一個會。有兩個原因。其一。茫茫人海。彼此不能相知。或雖相知。而無緣互通款曲。又何能冒昧打電話。有個這個會。大家是會員的。就有相當的關係。彼此有慕名而未見面的。就有相見的機緣。再進一步。就可以從鏡中接吻了。其二。這種有形電話機。價錢很貴。也許有人。經濟能力薄弱。不能自備。我們有了這樣一個會。凡是會員。就可以到會裏來打電話。豈不甚便。我知道。你們這個會的宗旨。我也不反對。不過我總覺得。我沒有加入的必要。益齋道。爲甚麼呢。我道。第一。我自己不想和甚麼人接吻。所以根本不要加入。第二。像我這樣樸質的人。人家也未必和我接吻。便加入了。也徒然是掛個名。這又何必多此一舉呢。黃益齋道。這却不然。第一層。先生所說的未必是實話。第二層。你又安知人家的心事。況且我們組織這個會。



也要借重先生的大名。這件事情總算是一件新奇有趣的事。也決沒有甚麼流弊。最好請先生做個發起人。萬一不肯就請做個贊成人。我道我的名譽未見得能號召。何必要找着我。黃益齋道。先生放心。決沒有甚麼流弊。現在列名贊成的人。已有許多位了。務請先生必須加入。黃益齋一面說。一面從他的皮包裏取出一張名單給我看。果然是列名贊成的人有三三十個。大略看一看。十分之七八是所謂名人。我道既然是如此。我又有什么不肯具名。我就隨手在桌子上摸了一枝筆。寫了一個名字在那名單的後面。黃益齋道。感謝得很。將來把章程擬好了。再送過來請教。說罷辭謝而去。黃益齋去後。我一人坐在家裏無事。再把這件事仔細想想。以爲只不過一種無聊的遊戲。他只管發起這個會。未必有人肯加入。大約不久就會無形的消滅了。甚至於沒有成立而就取消了。果然過了。



好幾天也不見黃益齋把章程寄來。也沒有看見報紙上登載甚麼呂仙會的消息。我已把這件事情忘記了。又過了許多時候。我因為別的事情去訪樂天翁。這時楊百川江性之都在座。我一見楊江二人。說道。我們多時不見了。百川和性之二位都好麼。百川答道。謝謝你。我們都好。你怎樣忙。我道。沒有甚麼事性之道。王先生這裏常來麼。我道。我們常見。樂天翁道。今天恰巧你也來了。我們就一同商量。我道。商量甚麼事。樂天翁道。你且坐下來。我同你說。我順手拉了一把椅子。坐在樂天翁身邊。樂天翁道。剛才我和楊先生江先生商量。我們的翦鬚運動已一天擴大一天了。我們應該結一個團體。這個團體的名稱叫甚麼好呢。任君你看怎樣。樂天翁略停了一停。等我說話。我道。你們三位的意見如何。願先領教。我說着。回頭望了一望楊江二人。只見他們各自吸着紙烟。不肯開口說話。這時。



樂天翁又道。剛才楊江兩先生都說過了。於是我又回頭向樂天翁。樂天翁繼續說道。性之先生說。取名青年社。是翦了鬍鬚保持青年風貌的意思。百川先生說。取名天嘴會。就是說天然的嘴巴而不被鬍鬚所拘束。我聽見天嘴會三字。禁不住要笑起來。雖然勉強忍耐。到後來還嗤的一聲笑。樂天翁道。你笑甚麼。我道。我不敢說。說出來。未免得罪楊先生。楊百川道。說那裏話。你只管說不妨。我還是不肯說。楊百川一定要我說。我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只得直說了。我記得在二十五六年前。那時候的女子還是裹足。一般運動放足的人稱沒有包裹的足爲天足。想不到從前有天足。現在又有天嘴。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。樂天翁搖搖頭道。這個名稱實在是不好。不但是和天足相對。成了笑話。就是拋開這一層不提。也是不妥。因爲鬍鬚本來是天然的。現在翦去。乃是反天然。如何可以叫天嘴。



呢。楊百川道：這樣說。兄弟自請把這個提議取消了。免得永遠給你們當一句笑話說。樂天翁道：如此也好。我們以後不必再提起這兩個字來了。楊百川道：如再提起就要處罰。樂天翁道：好好遵命。我道青年社這個名稱是怎樣呢？樂天翁道：平穩是平穩的。只不過太空泛了。太平凡了。我想也不十分好。這時我就緊接着問道：那麼王先生的意見是怎樣呢？想起來一定有甚麼好的名稱。樂天翁道：我想取名呂仙會……當時我突然聽見呂仙會三字大吃一驚。噤住了說不出話來。樂天翁剛說了這一句。也驟然停止了。不說下去。大約他是看見我的神色不對。所以話沒說完。就停住了。還是楊百川說道：剛才我們討論的結果還是以呂仙會爲最佳。任君先生。你以爲怎樣呢？我這時好像在夢中。被楊百川一喚。把我喚醒了。我本想把黃益齋所發起的呂仙會告訴他們。轉念一想。不如先問



一問樂天翁的呂仙會是甚麼意思。說時遲那時快我便先問道呂仙會是甚麼意思。到有些像扶乩的團體。樂天翁道是不是我們取名呂仙會。仍舊是青年社的意思。我道奇極了。呂仙不是有一口長鬍鬚。樂天翁道不是如此說。我們是取反老還童的意思。我又道如此何不取名彭祖會。樂天翁道任君今天爲甚麼有意和我爭執。我道王先生我老老實實告訴你。這呂仙會三個字無論如何好。也是用不得。樂天翁勃然問道。爲甚麼用不得。我道已被人家先用過了。樂天翁驚道。哦原來如此。我到不知道。請問是個甚麼團體。我道說出來請王先生不要見怪。樂天翁道那敢見怪。我道是接吻的團體。樂天翁跳起來說道。甚麼接吻也有團體。接吻和呂仙又有甚麼關係。我道先生一個呂字是兩個口字併合而爲的。你想豈不是接吻。樂天翁道仙字何說。我道愛神的神字又何說。樂天



翁聞言。想了一想。恍然而悟。便呵呵大笑道。任君虧你想得出。我道這並不是我想出來的。乃是黃益齋想出來的。樂天翁道。我不信有這個人。這都是你臨時造出來的。是你造出來騙我的。我道。確有這個人。是我親見的。確有這個會。他還請我做贊成人。樂天翁道。既然有這個人。名叫黃益齋。他是做甚麼事情的。住在甚麼地方。我說。這個我到不知道。樂天翁又問道。既然有這個會。一定有章程。拿來給我看。我道。章程也沒有。樂天翁哈哈大笑道。我早知道是你造出來的謠言了。你既然說他請你做贊成人。難道你不知道他的職業住址。你就肯答應麼。你沒有見過章程。你便贊成。世上更沒有這樣糊塗的人。我道。我的性情本來是疎闊慣了的。那天又格外的疎忽了。所以沒有問明他的住址和職業。也沒有問他要章程看。只憑他口說的情形不差。我就答應了做贊成人。樂天翁道。我到底



不信。這時候楊百川也道。我也疑心任君先生的話是假的。江性之也道。
這話十有九分是假的。當時我被他們三人這樣的一說。知道和他們辦
不明白。我又何必多辨。便說道。橫豎假不假。到後來終有水落石出的
一天。今天不必爭了。我暫且認爲是假的。樂天翁道。好啊。到這時候。他不
能不承認是說謊了。我此時只好暗暗的叫冤枉。幸喜這是一件無關緊
的事。我就承認是說謊。也沒有甚麼要緊。便又改口道。王先生的本領真
大。能看得出我的破綻。教我不得不佩服。樂天翁聞言。非常的高興。笑着
說道。只怪你的話本身有破綻。任便那個都看得出。非關我的本領大。他
說着。又問楊百川及江性之道。你們兩位以爲何如。他們尙未回答。只聽
見外面有人敲門。樂天翁忙呼女僕去開門。女僕開了門。轉身遞上兩張
名片來。一張是吳耐安。上面寫着一行小字道。介紹友人黃益齋。再一張。

就是黃益齋自己的名片了。當時樂天翁看見黃益齋的名字。呆了半天。說不出話來。連我看見黃益齋的名字。也呆了。說時遲那時快。只見黃益齋已走進來。向樂天翁道。這位就是王先生。麼久仰久仰。樂天翁忙說。豈敢。一面說。一面請他坐。那黃益齋又和我相見。說道。任君先生也在這裏麼。我道。我們正在這裏說到你。乘勢又介紹黃益齋和楊江兩人相見。彼此通了姓名。楊百川和江性之都暗暗覺得奇怪。却是當着黃益齋的面。又不好說出來。樂天翁問道。請問黃先生找我有甚麼事。黃益齋道。有一點小事。請先生提倡。提倡。樂天翁道。甚麼事。黃益齋道。兄弟想組織一個呂仙會。樂天翁聽了。暗暗的吃驚。我聽了。却很得意。以爲黃益齋親自來替我證明了。他們再也不能冤枉我了。這時候黃益齋又將呂仙會的詳細情形。向樂天翁說了一遍。然後把贊成人的名單拿出來。請樂天



翁加入。樂天翁也在單上寫了一個名字。黃益齋便稱謝而去。益齋去後。我們四人就哄堂大笑。我道。今天他來得真巧。不先不後。正在此時。樂天翁道。算我錯怪任君了。而且我的呂仙會的名稱也不能用了。從此取消他罷。大家又談了一回閒話。我便辭回寓。樂天翁拉住我道。任君。我們這個團體到底要定一個名稱。就請大家多想幾個。我們再來選擇一個。今天時候已經不早。你的路又遠。我也不留你了。請你回去替我想想看。我們隔天再約定一個日期。大家一同來討論。好不好。我道。很好。我回去一定替你想。當時我又向楊江兩人告別。他們也跟樂天翁送我出門。欲知我回寓後想出甚麼名稱來。並回寓以後的情形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二回 人生九事盡成問題 愛情三角勝過牛羊

話說那天晚上我從樂天翁家裏回來。接到一張請客的條子拿來一看。是柳如聲揚聲請我吃晚飯。時間就是今天晚上。我雖然還沒有吃晚飯。但是覺得奔波應酬太辛苦了。現在路又很遠。我就不去了。只草草的在家裏吃了晚飯。夜裏費了一夜的工夫。想替翦鬚運動的團體。想一個名稱。想來想去。總想不出。最後才想到一個無須會。是諧聲而兼會意。無須二字。解作不要。而他的音又和鬚鬚相同。自己覺得尚好。心裏很是快樂。後來又覺得柳氏兄弟請我吃飯。似乎不能不去。況且說不定還有甚麼事。今夜已無法補救了。只好明天親自往他家裏去一次。看可有甚麼事。就說沒事。和他們談談。也很有意思。第二天吃過午飯。就出門去訪柳氏兄弟。到了他們的家裏。柳揚聲已出門去了。只有如聲在家。我先道歉說。